

聆听撒哈拉的歌声

三毛传

田梦
著

1999

三毛生前好友、漫画大师蔡志忠先生作序推荐

sa ha la de ge sheng

她为流浪而生，用文字铺就一条万水千山的旅程。
她的生命没有终点，她的故乡，在永远到不了的远方。
她过一生抵过别人好几世。滚滚红尘，不枉此行。

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

成了撒哈拉。

人民出版社

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聆听撒哈拉的歌声

三毛传

田梦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聆听撒哈拉的歌声:三毛传/田梦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 978-7-209-10848-5

I. ①聆… II. ①田… III. ①三毛(1943-1991)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0849号

聆听撒哈拉的歌声:三毛传

田梦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32开 (146mm×210mm)

印 张 9.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

ISBN 978-7-209-10848-5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言

孤寂，是创造力的泉源 ——怀念流浪的三毛

文 / 蔡志忠

我认识三位陈平：

一位是是汉高祖刘邦的宰相陈平、一位是日本国会议员兼作家野末陈平、一位是台湾著名作家“陈平”。

我也有三个名叫三毛的好朋友：

一位是张乐平的漫画人物三毛，一位是滚石的老板三毛，一位就是顶顶大名、喜欢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的“三毛”！

在还没认识三毛之前，就由她引进台湾并亲自翻译的阿根廷漫画家季诺的《娃娃看天下》漫画，爱上那位关心世界和平、公义、民主和女权的漫画人物、六岁小女孩玛法达！由玛法达的特质联想，三毛应该也是一位非常关心世界和平、公义、民主和女权的公众人物吧？而玛法达的形像是那时我心中的三毛。

跟三毛第一次接触是因为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三毛搬离非

洲，要回台湾跟妈妈住在一起，想卖掉台北的小木屋。”于是我打电话给皇冠杂志总编辑陈礫华请她转告三毛，我愿意买她的小木屋，之后我会将她的小窝完全保留原样不动，等到哪一天她又想买回去时再以原价卖还给她。

两三天后，接到一封皇冠转来厚厚的一封三毛亲笔写的谢函，她说还没真的狠下心来卖掉自己细心经营的温暖小窝，如果将来有一天真想卖时，也非常期待我会是她的小木屋的第二个屋主。很有意思的是信中文字全像被风吹得斜向一边的齐头芦花，三毛的字，有如她徒步踩在撒哈拉沙漠，面对着狂风千里独行而被风吹歪了身影一样。

第一次亲眼见到三毛本人，是在武侠小说作家古龙的丧礼会场上，只见她身穿一袭黑色衣服从第一殡仪馆大厅的中间走道缓缓地走到中间位置静默地坐下来，由于场合不适宜，也就没有走过去向她致意。接着一两年间，除了跟她通过几次电话，和农历年前曾快递一个插满腊梅的窑变古瓮，以增添她小木屋的春意之外，我并没有跟三毛正式见过面。因为我以前生性害羞腼腆，不知道跟大名鼎鼎文学作家面对面时，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才好。有一次我到皇冠交稿，依惯例会顺道到皇冠画廊参观画展，巧遇也来交稿顺道到画廊参观画展的三毛，只听她真情地大叫特叫，吓到了当时背对着她的皇冠画廊经理黄小姐。

大家都知道三毛除了写作之外，有多方面的才华，她与音乐大



三毛

师李泰祥曾合作过很多首流行音乐和当时最流行的民歌，《橄榄树》是我听过齐豫所唱最好听的歌。三毛也曾与李大师合作过由张艾嘉与齐秦为男女主角的舞台剧《棋王》。当李泰祥大师被委任为树人基金会董事长时，我与三毛和李宗盛、顾重光、李锡奇等人同时被李大师委任为树人基金会的董事，责任就是帮忙为脑性麻痹的孩子们募款。有一年母亲节之前，我们这几位艺文界的董事们，各以自己的诗文图画作品印制成母亲节感恩卡片，为脑性麻痹的孩子们募款举办义卖活动。三毛与我相约两个人合作，由她写对母亲的感恩，我画蓝色猫头鹰妈妈与小猫头鹰的对话，制作成一套五张很漂亮的母亲卡。从三毛所写的诗文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所写的话语，其实是她一直想亲口对妈妈说的真心告白。几次与她在日本小酒馆山喜屋吃饭喝酒相谈，只听她兴高采烈地谈奇乡异国趣闻而不曾提及荷西，猜她大概善于隐藏自己的伤心过往，只把一些痛苦寂寞无奈往自己的心里藏。只愿意以人生光明欢笑面对读者与朋友，而很少对别人吐露心事，纵算面对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是如此。

认识三毛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取名为“三毛”是因为流浪！

后来她到上海与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相见，自称自己是漫画家张乐平的干女儿。

是因为自己的漂泊流浪，才以三毛为笔名！

在还很少有人出国的时代，三毛就独自一个人远到世界各地去流浪，并以非常简洁优美的文字写出她的心情故事。在还没有

Discovery 频道的年代，我第一次知道撒哈拉沙漠就是由三毛的书中看到的。我不知道触动她离家远到他乡的理由是什么，但由她所写的《橄榄树》歌词大概可以略知一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流浪
还有还有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同样身为一个创作者的我，大概比较可以理解她的心境。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日子？”我一定回答说：

“十年闭关研究物理数学期间，是我生命中最享受的日子。一个人在东京画漫画诸子百家四年，是我第二好的时日。”

一个人能独享一大段生命，是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

创作者喜爱孤独寂静，远离红尘俗世。因此他踩在孤寂道上，而乐此不疲。

创作者独处的空白，多于与人群聚之时。因为无言静默之时，心就会发挥自己。

每当我跟别人论及世俗事物时，心灵之门便会自动关闭起来。

当独自一人长期寂静不语，心便开始对我们喋喋不休地说话！

孤寂，是创造力的泉源！

我相信三毛是个天生的创作者，因此她喜欢一个人踩在孤寂道上独行，朝向寂静彼岸，追求心灵的远方故乡。她在他乡找到挚爱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结婚，在大迦纳利岛上过着三毛式的古典浪漫。然而随着荷西意外身亡，回到台湾的三毛十二年间始终难以忘怀这段姻缘，也没有其他强烈的真爱以添补内心的空白。1989年3月，三毛因为意外胸腔严重创伤，第二天我与女儿和《滚滚红尘》导演严浩到荣总医院探望，我与女儿在外面阳台等护士为她换药时，听到由病房传来她极端凄厉的惨叫声，仿佛在为自己的命运多乖痛苦哀号。

接下来的一年，知道她很投入地改编张爱玲小说为《滚滚红尘》的电影剧本，在电影拍好深受好评之际，突然很震惊地由报上得知三毛死亡的消息。

出殡那天在荣总的灵堂门口，三毛的妈妈抱住我痛哭地说：“蔡志忠，你告诉我三毛不是自杀的对吗？”

我回答说：“她当然不是自杀的，她好端端地坐在马桶上如何自杀呢？我相信她现在已经在天堂。”

我知道三毛的妈妈信仰基督教，如果是自杀，将来母女不能在天堂相见。如果有人问我三毛的死因，我会回答说：“她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而这世间却也没有让她留下来的理由。”

从网络上看到一则有关琼瑶与三毛的讯息：

作家琼瑶与三毛成为好友有二十多年。三毛的死，使琼瑶非常震惊、悲伤。

琼瑶常常在深夜倾听三毛诉说人生的无奈与痛苦，很能理解三毛的孤独感。

我完全同意琼瑶的观点，琼瑶认为：

“三毛的死与其疾病无关，更多的是内心深处的寂寞和绝望，写完《滚滚红尘》之后的三毛顿失寄托，人生已无所追求了。”

很少有作家像三毛一样横跨这么多领域：旅行、写作、出书、教学、民歌、流行歌曲、舞台剧、电影。当《滚滚红尘》电影完成之后，这个世间再也无法留住一心想到另一世界与荷西相会的三毛了。

今天是三毛离开我们二十周年，让我们以三毛所写的《滚滚红尘》最后几句歌词来怀念她：

来易来去难去

数十载的人世游

分易分聚难聚

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
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
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里有隐约的耳语
跟随我俩的传说

抬头望向远方天边的一朵白云，仿佛看到云端梦幻般的三毛独坐在橄榄树下，她已经完成世间的使命，找到梦中山间轻流的小溪、宽阔的草原和天空飞翔的小鸟，清心自在地安住于有一棵橄榄树的家园。



写于2011年1月4日三毛去逝20周年，原刊载于台湾《联合报》

附

走不完的心路

文 / 三毛

塑造命运的不是神，

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

是谁来的？

前几年的一个盛夏，我恰好回台。就在同时，新如坡的好朋友，当时联合早报的董事总经理黄锦西、莫雪黛伉俪也来了台湾。

锦西和雪黛是多年好友了，知道他们抵台，我迫不及待地跑去希尔顿饭店探望他们。因为当天下午锦西约见了许多公务上的朋友，所以外间的客厅让给了他，雪黛和我躲在饭店内室中，讲也讲不完的话，东南西北地扯。

雪黛靠在床边给我弄水果吃，我抱了一个大枕头盘脚坐在地毯上，就坐在电话旁边，因此顺手替他们接电话。电话好多，典型的

中国式热情欢迎远方来的朋友。

就在接好多次电话之后，又来了一通电话，对方客气地在电话中自我介绍，说是蔡志忠。我将电话筒捂住，轻问雪黛：“接还是不接？”

雪黛听到这个名字，跳起来抢过电话说：“锦西在忙，什么时候一同吃饭要等会儿才知道，请蔡先生过几分钟再打来。”

挂了电话，雪黛看我表情漠然，才好吃惊地问我：“刚才是蔡志忠来的，你不认得他？”

我茫然。她说：“亏你还是个漫画迷来的，《大醉侠》难道不晓得？”

这才轮到我尖叫起来，把枕头用力一打，怪她怎么不在电话里给人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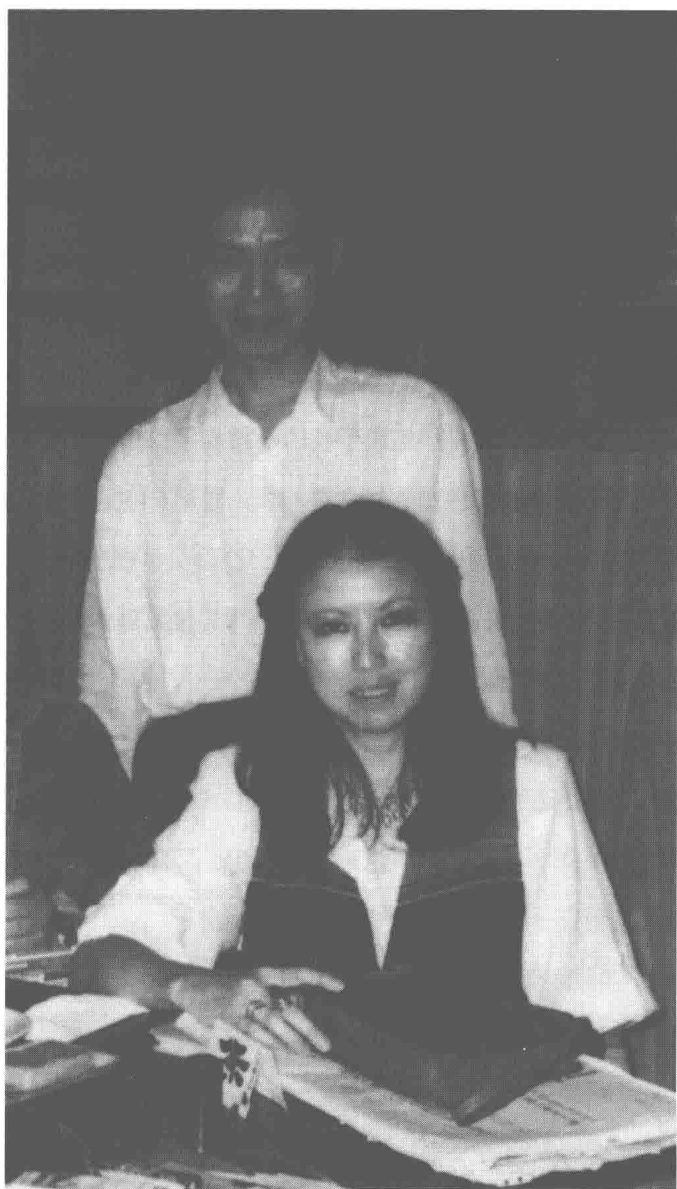
“反应慢来的，现在明白了？”

雪黛笑着敲一下我的头。新加坡的人，用华语和我们有些不一样，他们的口头语“来的、来的、来的”，什么句子中都用，听了十分有趣。

后来电话又响，我就在电话里向蔡志忠叫喊：“我是三毛来的，久仰大名了，你们要什么时候聚餐？我也要去，你请不请呢？”

想去认识一位心中仰慕已久的漫画家，却因为自己俗务缠身，结果没能参加一场渴望的晚餐。

许多年，就这样流去了。



三毛与蔡志忠合影

蔡志忠的电话

今年中秋节回到台湾，下决心不再远居，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年迈的父母。就在去年夏天，事实上我已购下了一幢楼中之楼，外加屋顶小花园的陈旧公寓，将这个家布置得极为乡土又舒适，就坐落在父母家几条巷子相隔的地方。当时，我想与父母天天见面，可是总在深夜回到自己的小楼来生活。

这一回，父亲主张将那栋属于我的小楼卖了，搬回家去与父母同住，省得两边跑路又得费心打扫花园。一时里，我答应了父亲，于是小楼要卖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有一天，我回家去，母亲说有一位蔡自忠先生打电话来，说：“如果三毛卖房子，请先通知。”

我看见母亲留下来的字条写着“自忠”，一时反应不过来，立即回了电话，那边说起黄锦西先生。

我这才又尖叫起来：“蔡志忠、蔡志忠。”连名带姓地喊他，好似一个老朋友一样。原来是“大醉侠”。

如果房子能卖给他，我的心里不知道会有多么高兴，可是一时里又舍不得卖，因为明年的樱花还没能在屋顶花园里见面，而我正在热切地盼望着。

蔡志忠说：“没有关系，我也并不急着找什么房子。”

后来在电话中我们谈起别的事情来，才发觉，他的漫画已经走

上了另一个方向——将中国的经典名著搬上了漫画的舞台。

没过几天，我收到一本美丽的书，书名叫作《自然的箫声——庄子说》。在那个深夜里，我捧着一本漫画书，看见我心深爱的哲人——庄子的思想，经过漫画，成为了一本人人可读、可懂、可赏的图画故事，内心的激荡是无可言喻的。

我同时也在想：“为什么前人从来没有想到，中国看似艰深的哲学思想，可以通过漫画的管道，走向一条更通俗、更被人接受的路上去？”

就是蔡志忠的智慧，使一些视古人如畏途的这一代中国人，找到了他们精神的享受和心灵的净化。

没过几天，我去了忠孝东路金石堂书店，发现这本漫画书高居“畅销书榜首”，我的心，再一次默默地在欢喜。毕竟，中国人还是爱中国的，这本好书的诞生和畅销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于是，我悄悄地去探讨蔡志忠这个人的一生，发觉，他的必然成功，其中没有偶然。

他的故事

蔡志忠在念完了初中以后就放弃了学校模式的教育，他，不再上学，将自己的心懷意念完全投注到一个在少年时就已肯定了的兴趣上去。

他的自我教育和手中的那支笔，在成长的路上，可以说借着不

断的尝试和摸索，一步一步、日日夜夜，就为着一个理想——没有怀疑过的理想，带着他走向未知。

十五岁开始画漫画，二十岁时已经出版两百多本武侠漫画了。就算是我们口中由一数到两百就得花上好几分钟的时间，更何况那不是数字，是两百本实实在在的漫画。光凭想象，就可以晓得作者近乎痴迷入狂的那份努力。

我觉得，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少了那份痴心和热爱，终是难以成就的。而这份“痴迷”，如果不在一开始就坚持下去，时间过了，也会冲淡。只有在不断的追求里——“一步也不离弃”的追求中，人，才能在付出了若干年的血汗后，看见那个可能进入的殿堂。

本以为，蔡志忠画了那两百多本漫画之后，接着而来的三年兵役可能使他就此放下画笔，可是他的心，还是在漫画上。半大不小的青少年，服完了兵役，还是两袖清风。也在那个时候，天主教的“光启社”招考美术设计人才，这个广告上明明写着必须具有大专程度的学历，可是蔡志忠这个初中毕业生偏偏跑去报名，因为他的学历不合要求，于是蔡志忠跑去向“光启社”的鲍神父恳求，请神父无论如何给他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

那一次，蔡志忠考赢好多好多大专生，进入“光启社”去工作。我认为志忠的获准考试，除了他本人努力之外，鲍神父的爱心，也令人感动。